

世界文化名人散文精品

叙事与抒情 (上)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话 /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话 /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话

叙事与抒情

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话

RENSANWENJINGPIN

I16

116/1

叙
事
与
抒
情

(上)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人 散 文 精 品

目 录

[古希腊]色诺芬	居鲁士的童年····· (1)
[古罗马]西塞罗	论老年····· (6)
[古罗马]李维	罗马攻坚战····· (16)
[古罗马]塔西佗	阿古利可拉传····· (24)
[日]鸭长明	元历的大地震····· (28)
[印度]P·苏门纳特	白佳·玛赫黛维····· (30)
[英]乔叟	怨歌····· (32)
[法]蒙田	人生随笔(五章)····· (35)
[法]蒙田	生活三章····· (44)
[英]托马斯·奥佛伯里	美丽快活的挤奶女····· (51)
[英]布朗	我的信仰····· (53)
[英]约·艾狄生	伦敦的叫卖声····· (59)
[英]斯威夫特	扫帚把上的沉思····· (63)
[英]斯威夫特	芹曝之献····· (65)
[法]高更	文明人的新生····· (74)
[法]高更	新婚即事····· (79)
[美]富兰克林	因小失大····· (83)
[美]富兰克林	两种人····· (85)
[美]富兰克林	蜉蝣——人生的象征····· (88)
[英]约翰逊	说春····· (91)

[英] 休谟	优雅而快乐的人	(95)
[法] 卢梭	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	(103)
[法] 卢梭	幸福与满足	(106)
[法] 卢梭	老人与孩子	(107)
[法] 卢梭	意外事故	(113)
[法] 狄德罗	旧袍叹	(117)
[英] 哥尔德斯密斯	乡间晚会	(125)
[英] 哥尔德斯密斯	铁勃斯宴客	(129)
[英] 威廉·布莱克	地狱箴言	(134)
[德] 里克特	两条路	(136)
[法] 夏多布里昂	别了, 法兰西	(138)
[英] 查尔斯·兰姆	一个单身汉对于已婚男女言行无状 之哀诉	(140)
[英] 查尔斯·兰姆	梦中的孩子	(148)
[英] 赫兹列特	谈思想与行动	(153)
[英] 赫兹列特	谈孤独的生活	(172)
[美] 华盛顿·欧文	航程	(190)
[英] 米特弗德	乡居	(197)
[法] 安格尔	守身养心万岁	(198)
[法] 拉马丁	激昂之歌:《马赛曲》	(199)
[英] 卡莱尔	劳动	(202)
[德] 海涅	海滨	(205)
[德] 海涅	论“爱祖国”	(209)
[法] 雨果	牛车	(219)
[法] 雨果	巴尔扎克之死	(221)
[法] 雨果	山间小屋	(226)
[法] 乔治·桑	冬天之美	(233)

[法] 乔治·桑	梨树的故事····· (235)
[美] 霍桑	花蕾与鸟语····· (242)
[丹] 安徒生	光荣的荆棘路····· (252)
[法] 缪塞	我赞美这大自然····· (257)
[俄] 索洛杜布	铁圈····· (258)
[德] 施托姆	春到海堤····· (262)
[美] 梭罗	寂寞····· (264)
[美] 梭罗	访客····· (273)
[乌拉圭] 何塞·恩 里克·罗多	坚硬的荒原····· (287)
[俄] 屠格涅夫	约会····· (290)
[俄] 屠格涅夫	马霞····· (300)
[俄] 屠格涅夫	猎狗佩加兹····· (302)
[俄] 屠格涅夫	话说夜莺····· (310)
[英] 拉斯金	真正的家····· (316)
[美] 惠特曼	海边幻想····· (318)
[美] 惠特曼	野蜂····· (320)
[法] 大仲马	猎狼记····· (324)
[俄] 列·托尔斯泰	不可杀人····· (326)
[美] 马克·吐温	河上风光····· (333)
[美] 马克·吐温	车上人吃人纪闻····· (341)
[哥伦比亚] 豪尔斯 ·伊萨克斯	勇敢的小猎手····· (352)
[法] 左拉	我的憎恶····· (359)
[法] 左拉	铁匠····· (366)
[法] 都德	星辰····· (371)
[法] 都德	老人····· (377)

[英] 威廉·赫逊	故乡情·····	(385)
[丹] 勃兰克斯	人生·····	(390)
[美] 爱默森	爱·····	(393)
[法] 法朗士	一个孩子的宴会·····	(401)
[瑞典] 斯特林堡	交流·····	(403)
[英] 斯蒂文森	厄尔杜拉多·····	(407)
[英] 斯蒂文森	普列西与木偶剧团·····	(411)
[英] 理查德·杰弗里	夏日芳草·····	(421)

居鲁士的童年

〔古希腊〕色诺芬

1. 一直到十二岁或稍大一点，居鲁士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，而且无论理解事物的速度，还是行事的优雅和勇气，他在同龄人中间都是突出的。而在这一年，阿斯提阿革斯派人来接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儿子。他想看看这个孩子，因为他听说他模样俊，气质也好。于是，曼达涅便带着儿子，动身到自己的父亲那里去。

2. 居鲁士很快到了那里，当他得知阿斯提阿革斯是他外祖父时，作为一个天生热情的少年人，立即像一个老熟人或老朋友那样亲热地问候他。居鲁士看到，阿斯提阿革斯穿着豪华的服装，两只眼睛是描过的，脸上搽着胭脂，头上戴着假发——在米太人中间，这是习以为常的，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米太式的，他们还穿着紫红色的无袖长衬衫，长身上衣，脖子上戴着颈饰，手上戴着手镯，然而在波斯人的故乡，直到现在，衣着仍然朴素得多，生活方式也更简单，——总之，看到外祖父的华丽服装之后，居鲁士扬声说道：“妈妈，我外祖父多好看哪！”母亲问居鲁士，他认为谁更漂亮，是他父亲还是阿斯提阿革斯。居鲁士回答说：“妈妈，在波斯人中间，最漂亮的是我父亲，而在我沿路和这座宫殿里见到的米太人当中，我外祖父比所有人都漂亮。”

3. 外祖父用拥抱回答了他的问候，亲自给他穿上了漂亮衣服，戴上了颈饰和手镯，对他表示宠爱。每次阿斯提阿革斯外出，都带着居鲁士。这时，居鲁士总是骑一匹戴着金笼头的

马，像阿斯提阿革斯本人平常乘马外出那样。居鲁士是一个又爱美、虚荣心又重的孩子，喜欢一切漂亮的东西，所以他对这样的服装，特别是对他学会了骑马，感到非常高兴。要知道，在波斯人那里，马非常罕见——因为在这个多山的国家里，养马和骑马走路都非常困难。

4. 有一次，阿斯提阿革斯与女儿和居鲁士一起吃午饭。他想让居鲁士吃各种最好吃的饭菜，让孩子不那么想家，便把各种菜肴、调料和食物，都挪到他面前。传说居鲁士这时说道：“外公，如果你不得不把手伸向所有这些东西，并且各式各样的饭菜每样都尝一口，这顿饭你得有多少麻烦！”

“怎么？”阿斯提阿革斯反问道，“难道你不觉得这顿饭比波斯人的饭更讲究？”

居鲁士回答说：“是的，外公。我们吃饱肚子的途径比你们简单得多，直接得多。我们通常用面包和肉来解饿。你们与我们追求同样的目的，但你们在途中走了许多弯路，到处徘徊，勉强才走到我们早已到达的地方。”

5. “但是，孩子，”阿斯提阿革斯对他说道，“我们决不为这种徘徊伤心。如果你尝一尝，”他补充说，“你就会知道，这是很有味道的。”

“可是，外公，”居鲁士说，“我看你对所有这些饭菜都感到厌恶！”

“你根据什么作出了这样的判断？”阿斯提阿革斯问道。

“因为我发现，”居鲁士回答说，“你拿过面包之后，不用任何东西擦手，而当你摸过这些菜中的某个菜之后，你则立即用餐巾把手擦干净，仿佛你非常讨厌去动它们。”

6. 阿斯提阿革斯就此回答说：“如果你这样想，孩子，那你就吃肉，以便回到家里时成为一个强壮的少年。”他这样说

过之后，便吩咐多给居鲁士上肉。

居鲁士看到给他拿来那么多肉时，问道：“外公，你给我的这些肉，我可以想怎样支配就怎样支配吗？”

“凭宙斯发誓，”他说道，“当然可以！”

7. 居鲁士立即把这些肉拿来分发给他外祖父身边的仆人，同时分别对他们说道：“给你，因为你热心地教我骑马；给你，因为你赠了我一支梭标，而我现在有了这种东西；给你，因为你这么好地服侍我外祖父；给你，因为你对我母亲这么尊重。”居鲁士这样作，一直到把他跟前所有的肉分发完。

8. “怎么一点不给我的司酒官萨卡斯？在所有的人中间，我最赏识他。”阿斯提阿革斯说道。萨卡斯是个美男子，掌握着令人尊敬的权力，有权放求见者去见阿斯提阿革斯，他认为谁来得不是时候，也有权拒绝。

居鲁士毫不犹豫，很快地向阿斯提阿革斯提出了问题，像所有的孩子一样，说得放肆而又天真：“外公，你为什么这样赏识他？”

阿斯提阿革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难道你没看见，他斟酒有多么出色，多么雅致？”米太国王的司酒官斟酒都非常准确，他们干净利落地把酒斟满，用三个手指端着酒碗，以极优美的方式把它递给将要喝酒的人。

9. 居鲁士回答阿斯提阿革斯，向他请求说：“外公，你吩咐萨卡斯把酒碗给我，让我也能灵巧地为你斟酒，博得你的好感，如果我能做到的话。”

阿斯提阿革斯吩咐把酒碗递给他。居鲁士接过酒碗之后，像萨卡斯经常做过的那样，熟练地把它涮洗干净，认真而充满自尊地把它端过来，递给外祖父，以致他母亲和阿斯提阿革斯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居鲁士本人笑完之后，一下跳到外祖父的膝

盖上，吻了他一下，说道：“啊，萨卡斯，你完蛋了。我将把你从你的位置上赶走。因为我履行司酒官的职务比你更出色，而且我本人不喝这碗里的酒。”

国王的司酒官把酒端上来的时候，历来都是先用长柄勺从碗里舀一点酒，倒在自己的左手里，把它喝掉——如果他们往酒里下毒的话，这样就会害了他们自己。

10. 阿斯提阿革斯微微一笑；问道：“居鲁士，为什么你在所有其它事情上都模仿萨卡斯，却不从这碗里喝一口酒呢？”

“凭宙斯发誓，”居鲁士回答说：“我怕酒碗里有毒药。因为你庆祝生日，宴请自己朋友的那天，我清楚地发现他给你们都下了毒。”

“孩子，你是怎样发现这件事的？”

“凭宙斯发誓，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躯体和心灵都失去了常态。首先，你们做了你们禁止我们孩子们所做的一切。你们一齐喊叫，谁也听不见别人说什么；你们还非常可笑地唱歌，虽然听不清唱什么，却要使人相信，唱歌的人唱得出奇地好。你们每个人都吹嘘自己的力量，但当你们要站起来跳舞时，你们不仅不能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舞，甚至连站起来也不能。你也完全忘了，你是国王，而其余的人——你是他们的主人。这时我第一次明白了，你们那时的所作所为，就是言论自由，因为你们都说个不停。”

11. 这时阿斯提阿革斯问道：“你父亲难道没有喝醉过，孩子？”

“凭宙斯发誓，没有！”他回答说。

“那他怎么做呢？”

“他仅止渴而已，什么坏事也不会做。据我看，外公，因为不是萨卡斯担任他的司酒官。”

他母亲对他说道：“儿子，你为什么这样攻击萨卡斯？”

居鲁士回答说：“凭宙斯发誓，我恨他。因为每当我企图跑去看外祖父时，这个卑鄙的坏蛋都不准我去。求求你，外公，让我当他的顶头上司，哪怕三天也好！”

“你将怎么治他呢？”阿斯提阿革斯问道。

居鲁士回答说：“我将像他一样站在门口，当他想来吃早餐时，我将对他说，吃早餐时他不能在场，因为国王正和一些 人谈话。而当他来吃午饭时，我将说，国王正在洗澡。如果他一定坚持，我将回答说，国王正在寝宫里。我将像他过去折磨我那样折磨他，不许他到你跟前去。”

(陈洪文 译)

论老年

〔古罗马〕西塞罗

当我认真思考老年为什么被认为是不幸的时候，我想出了四条理由：第一，老年使人退出事业；第二，老年使人身体朽弱；第三，老年使人失去感官娱乐；第四，老年离死期不远。好吧，倘若你们愿意，就让我们对这四条理由逐条进行分析，看其中究竟包含多少真理。

“老年迫使我们退出事业。”退出什么事业？是退出年轻力壮的人从事的事业吗？难道就没有适合于老人的事业，不需要强壮的身体，而需要心灵和智慧的事业？是不是昆·马克西穆斯无事可做？是不是你的父亲、我的杰出的儿子的岳父卢·鲍卢斯也无事可做？其他的老人，如法布里基乌斯、库里乌斯、科林卡尼乌斯，在他们用智慧和威望保卫国家的时候，也无事可做？

阿皮乌斯·克劳狄乌斯老年时还瞎了眼睛，但是，当元老院倾向于与皮洛士媾和结盟时，他毫不迟疑地发表了一篇演说，恩尼乌斯把他的话转述为：

以前你们的心灵一向坚韧刚毅，
如今为何失去理智，要改变主意？

等隽永的诗句。你们知道那诗篇，况且阿皮乌斯本人的演说辞还在。那是他第二次任执政官后十七年作的。他两次任执政官之间相隔十年，他任执政官之前还作过监察官，由此可以想

见，和皮洛士打仗时他已经年事高迈，我们也是从祖辈那里知道这些事情的。

因此，认为老年无所作为是毫无根据的。持这种观点的人同那些声称舵手在航行中无所作为的人相似，因为在那些人看来，当其他的人有的在爬桅杆，有的在舱面上忙碌，有的在抽出舱里的积水的时候，舵手却只是手握舵柄，逍遥自在地坐在船尾。是的，他也许干不了年轻水手们干的事情，但他干的却是更重要、更关键的事情。成就伟大的事业有时不是靠气力、速度和灵巧，而是靠思想、威望和判断力。老年人一般不仅不会失去这些，而且有所增加。

我现在并不想要青年的力量——据说缺少力量是老年人的第二个缺陷，——犹如我青年时期未曾想要牛或象的力量一样。一个人应该有多少力量就使用多少力量，同时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行。难道还有什么话比克罗同的弥隆说的话更可怜的吗？他已经年老，据说当他看见运动员在训练时，他回顾了一下自己瘦削的筋肉，流着眼泪说：“我的这些筋肉已经死了呀。”蠢才，其实你的那些筋肉并不比你更死，要知道，你的名声从来就不是靠了你自己，而是靠了你的身躯和筋肉的力量得来的。无论是塞·埃利乌斯，或是古代的提·科林卡尼乌斯，或是不久前的普·克拉苏，他们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，他们曾经为民众解释法律，他们的才智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我担心演说家到了老年难免会逐渐减色，因为作为演说家，不仅要有智慧，而且要有强健的肺脏和身体。然而事实上，人到老年不知为什么声音变得格外浑厚。我到现在仍然是那样，虽然你们看我已这么大年纪了。老年人说话以沉静、温和为宜，长于口才的老人的镇静而平和的语调本身就常常能吸

引听众，而且即使你本人已无力亲自去发表那种讲演，你还可以教导斯奇皮奥，教导莱利乌斯呀。老年人有年轻好学的青年人围绕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令人愉快的呢？难道我们老年人连教育、指导、教诲青年人尽各种义务的力量都没有了吗？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光荣的吗？我觉得格·斯奇皮奥、普·斯奇皮奥^①和你的两位祖父卢·埃弥利乌斯和普·阿非利加努斯^②都是很幸运的，因为他们有高贵的青年作随从。我并且认为，凡是传授高尚学问的人不会是不幸福的，即使他们已经年老体衰。

我现在正在编纂《史源》第七卷，收集各种古代史料，仔细修订我为一些重要案件发表的辩护辞，研究占卜法、宗教法、民法，还花费许多精力研究希腊文学；为了锻炼我的记忆力，我仿照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办法，每天晚上反省当天所说、所听、所行的事。这便是我的智力练习，这便是我的心灵活动；当我在这方面不懈工作的时候，并不特别感到缺少体力。我帮助朋友，我常到元老院去，我提出经过周密、慎重思考的议案，用心力，而不是用体力维护我的意见。而且，即使我连这些事情也做不了时，我还有一张卧榻可以使我高兴；我可以躺在上面思索那些力不从心的事情；然而，我能做那些事情是因为我以往对生活调处得宜。一个经常在这种钻研和劳动中生活的人，是不会感觉老年逼近的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进入老境，长时间之后才渐趋泯灭。

① 前者是老斯奇皮奥的叔父，后者是老斯奇皮奥的父亲，二人于公元前212年死在西班牙。

② 卢·埃弥利乌斯·鲍鲁斯曾经三度任执政官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于康奈战役。普乌斯·阿非利加努斯即老斯奇皮奥。

对老年的第三点指责，据说是老年失去感官娱乐。呵，如果老年能够帮助我们去掉青年时期最坏的毛病，那真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呵！优秀的青年呵，你们听一听塔伦图姆的伟大、杰出人物阿尔基塔斯的一段古老名言吧，那是我年轻时随昆·马克西穆斯到塔伦图姆时听说的。他说自然赋予人的最大的祸害是感官娱乐，它贪得无厌，疯狂地逼迫我们去求得满足。由此而背叛祖国，制造政变，私通仇敌；一切卑鄙勾当，一切可耻行为，无一不是因追求感官娱乐而作出的；乱伦、通奸和一切类似的丑事不是由于受了别的诱惑，而是由于贪求感官娱乐。如果自然或哪位神明赋予人的最美好的东西是智能，那么这件神圣礼物的最大仇敌便是感官娱乐。在欲念肆虐的时候，节制是无能为力的。在欲念的王国里美德不可能有立足之地。

我为什么要引这一段话呢？为的是要你们了解，我们如果不能用理性和智慧去抑制情欲，那就更应该感谢老年了，因为它有能力替我们抑制本不该放纵的东西。情欲阻碍思想，是理性的敌人，它会蒙住智慧的眼睛，不可能与美德并存。

我为什么说这许多关于娱乐的话呢？老年不追求娱乐不应受到指责，而且应受到特别的赞美。老年不享受丰盛的宴会、精美的肴饌、斟满的美酒，因而也就没有醉酒、积食和失眠。不过偶尔享乐也是人所难免，因为要完全排除娱乐的诱惑是不容易的，正如柏拉图神妙地称娱乐是“罪恶之诱饵”，人为娱乐所惑确实像鱼上钩；老年虽然放弃狂饮暴食，但仍可从有节制的宴会中感到某些快乐。马尔库斯的儿子盖·杜埃利乌斯，就是第一个在海上大败迦太基的那个人，我童年时他已年老，常见他宴毕归家。他喜欢由一个持火炬的和一個吹笛子的伴随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，他这样做是没有先例的，但是荣誉给了他这种特权。

我何必讲别人呢？现在我来说我自己。首先，我有一些教友——在我作监察官的时候崇拜伊达山的大母亲的教仪传到罗马，并成立了教团，——我常同他们饮宴，虽然很有节制，但当时那个年纪总不免带点狂热。不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追求各种享乐的热情也就日趋淡薄了。然而聚会时感官娱乐给我的快乐并不及与朋友欢聚、畅谈给我带来的快乐多。我们的祖先把朋友聚会恰当地称作“共同生活”，因为它含有生活上的联谊的意思，比希腊人称作“会饮”或“聚餐”要好，因为显然他们最赞赏的恰恰是这类活动中最没有价值的方面。

为了享受谈话的乐趣，我也喜欢提前开的宴会，不但和与我同年纪的人相聚——这些人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多，——而且和你们以及与你们同年纪的人相聚。我非常感激老年。人老了，谈话的兴致增加，而饮食的欲念减退。不过既然饮食能给人乐趣，——我不希望自己被人视为反对一切娱乐的人，因为人性要求有一定的娱乐，——我也认为老年对这种娱乐并不是毫无感觉。我喜欢祖先制定下的遗风，宴会时选举主持人，斟酒之后由首席开始发表谈话。我喜欢小巧的酒盏，斟满露珠般的美酒，有如色诺芬在《会饮篇》中描写的那样，夏日用凉水冰镇，冬天在太阳光下或火炉旁加温。我在萨比尼时经常这样做，每天和邻人聚会，纵情畅谈直至深夜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娱乐对于老年已无搔痒般的强烈快感，我相信是这样，但是老年也没有那样的贪图，一个人不会因缺少他不贪求的东西而感到懊恼。有人问索福克勒斯老年时还有没有男女之情，他回答很好：“神明保佑！我终于像逃避野蛮、疯狂的主人一样逃开了那种欲望。”缺乏那种欲望也许会使贪求的人感到苦恼、懊丧，然而对于饱饫的人来说，缺食比吃喝更为赏心适意；既然人对不贪图的东西不会感到缺欠，因此我